



陈修园医书全集

清·陈修园 撰

【中】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

全集四

伤寒论浅注

序

《周礼》：疾医，中士八人，隶属于天官。秦医和之言曰：天有六气，淫生六疾，而阴淫寒疾，实居于其首。知医和之道，通于天，医之业，属于士，而医之治，可统于寒也。修园以名孝廉宰燕，素精于医。夫民之疾苦，深知者，莫如宰刚柔轻重迟速，寻其脉络以治之，而疾苦可去，元气可复。修园精于医，其治民可知矣。修园既解组，自以治一邑之疾苦，其治犹小，因于方脉诸书，悉心研穷，而呼吁之求，有投辄应。且讲所著，公余医录四种，梓之以醒庸俗。复取汉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原文，辨其鱼鲁，分其章节，期于解前人之惑，而不至贻误于后。修园之心，何其大而远也！余视学八闽，因署中诊视，获与修园接。一日，出所作《伤寒论浅注》属余弁语。余不知医者也，然观《浅注》之提纲挈要，条分缕析，觉《伤寒》一书，无不一一瞭如指掌。仲景为郡守而作论，修园为邑宰而作注，其拯救斯民之心，先后一辙也。夫天气始于冬至，而一阳初动，寒于是乎始来，以此作论，而百病之权衡在焉。明天道之阴阳，治民生之疾苦，非读书深识之士，乌足与言仲景之书哉！是为序。

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学政加三级纪录八次长
寿韩鼎晋拜

原序

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，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。怪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。但竞逐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

孜孜汲汲,惟名利是务,崇饰其末,忽弃其本,华其外而悴其内,皮之不存,毛将安附焉?卒然遭邪风之气,婴非常之疾,患及祸至,而方震栗,降志屈节,钦望巫祝,告穷归天,束手受败。赍百年之寿命,持至贵之重器,委付凡医,恣其所措。咄嗟呜呼!厥身已毙,神明消灭,变为异物,幽潜重泉,徒为啼泣。痛夫!举世昏迷,莫能觉悟,不惜其命,若是轻生,彼何荣势之云哉?而进不能爱人知人,退不能爱身知己,遇灾值祸,身居厄地,蒙蒙昧昧,蠢若游魂。哀乎!趋世之士,驰竞浮华,不固根本,忘躯徇物,危若冰谷,至于是也。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。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稔,其死亡者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沦丧,伤横夭之莫救,乃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,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《八十一难》《阴阳大论》《胎胪药录》,并平脉辨证,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。虽未能尽愈诸病,庶可以见病知源。若能寻余所集,思过半矣。夫天布五行,以运万类;人禀五常,以有五脏。经络府俞,阴阳会通,元冥幽微,变化难极。自非才高识妙,岂能探其理致哉!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少师、仲文,中世有长桑、扁鹊,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,下此以往,未之闻也。观今之医,不念思求经旨,以演其所知,各承家技,终始顺旧。省疾问病,务在口给;相对斯须,便处汤药。按寸不及尺,握手不及足。人迎趺阳三部不参;动数发息不满五十。短期未知决诊,九候曾无仿佛。明堂厥庭,尽不见察,所谓窥管而已。夫欲视死别生,实为难矣!孔子云:生而知之者上,学则亚之,多闻博识知之次也。余宿尚方术,请事斯语。

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撰

程郊倩注曰:古人作书,大旨多从序中提出。孔子于《春秋》未尝有序,然其言曰: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!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!又曰: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即此是《春秋》孔子之自序。孟子则曰:孔子惧作《春秋》。又曰:孔子作《春秋》,而乱臣贼子惧,是即孟子

之代《春秋》序也。迄今未读《春秋》者,亦能道及《春秋》,无非从此数句书读而得其大旨。余读《伤寒论》仲景之自序,竟是一篇悲天悯人文字,从此处作论,盖即孔子惧作《春秋》之微旨也。缘仲景之在当时,犹夫春秋之有孔子,道大莫容,一时惊怖其言而不信。是以目击宗族之死亡,徒伤之而莫能救,则知仲景之在当时宗族且东家丘之矣。况复举世昏迷,莫知觉悟,安得不赍百年之寿命,持至贵之重器,悉委凡医,恣其所措乎?恣其所措四字,于医家可称痛骂,然实是为病家深悼也。医家苦于不知病,病家苦于不知医。知之一字,两难言之。若欲爱人知人,先是爱身知己。凡勤求博采,从天之五行、人之五常,与夫经络腑脏、阴阳会通处,殚了多少体认工夫。此非医之事,而已之事也。医不谋之己而谋之人,则医者人也,而厥身已毙,神明消灭,变为异物,幽潜重泉,徒为啼泣者已也,非人也,医不为之代也。从此处语医,自是求之于己,不复求之于人。从己求医,求之于知;从人求医,求之于行。知行合一之学,道则皆然,医事独否。知则必不能行,行则未必能知。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,何由去知?但能各承家技,终始顺旧,罔不行矣,终日杀人,亦只是行。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,何暇去行?即使欲行,而思求经旨,以演其所知,较之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者,钝不如敏,庶己见病知源;较之省疾问病务在口给者,藏不如炫,徒知活人孰与活口?所以群言莫正,高技常孤。在仲景之身,已是一钝秀才,持此海及于医,又何利于医而屑其教诲者?故半夜晨钟,仅于序中为蒙蒙昧昧辈一唤,起此游魂,预掩其啼泣也。若是真正惜命,亟从己上作工夫,等医事于自家之身心性命,即君亲亦是己之君亲,贫贱亦是己之贫贱。至若保身长全,以养其生,盖是己之身与生,从爱身知己中广及爱人知人,无非自己求之者,于己处求知,不于己处求行,则寻师俱在吾论中,无他觅也。其问见病知原,是全论中丹头;若能寻余所集,思过半矣,是全论中鼎灶;思求经旨,以演其所知,是全论中火候。要此火候足时,须要晓得

此论是知医的渊源,从艰难中得之,不是行医的方技,以简便法取之者也。故一篇之中,创凡医之害正,痛举世之昏迷,于忧谗畏讥之际,不啻三致意焉。盖深惧夫邪说惑民,将来不以吾论为知之次,反借吾论为行之首,从医道中生出乡愿来,以贼吾论,于千百世后恣其所措,将何底止?故预示读吾论者,亟以医惩艾也。吾故曰:得仲景之《伤寒论》而读之,先须辟去叔和之序例始。敢向叔和之序例而辟之,先须读著仲景此处之自序始。按:程郊倩,名应旆,新安人也。喜读书,神悟过人。但变更仲景原文,以为注疏,未免聪明误用。而少阳、太阴等篇尤多葛藤,不可为法。若使全部中尽如此注之纯,则仲景必许为贤弟子,后学者可奉为大宗师矣。

凡 例

一、仲景书本于《内经》,法于伊尹,汉《艺文志》及皇甫谧之言可据。盖《内经》详于针灸,汤液治病始自伊尹,扁鹊、仓公因之。至仲景专以方药为治,而集群圣之大成。医门之仲景,即儒门之孔子也。但其文义高古,往往意在文字之外,注家不得其解,疑为王叔和之变乱。而不知叔和生于晋代,与仲景相去未远,何至原书无存耶?若仲景另有原书,叔和何能尽没,以致今日之所存者,仅有叔和之编次耶?要知《平脉》《辨脉》《伤寒例》,诸《可与不可与》等篇,为王叔和所增,增之欲补其未详,非有意变乱也。然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,为叔和者,亦游夏不能赞一辞耳。兹故于其所增者削之。

一、叔和编次《伤寒论》,有功千古,增入诸篇,不书其名,王安道惜之。然自辨太阳病脉证至劳复止,皆仲景原文。其章节起止照应,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,首尾相顾,鳞甲森然。兹刻不敢增减一字,移换一节。

一、成无己注后,诸家皆有移易,若陶节庵、张景岳、程山龄辈无论矣。而方中行、喻嘉言、程郊倩、程扶生、魏念庭、柯韵伯皆有

学问、有识见之人,而敢擅改圣经,皆由前人谓《伤寒论》非仲景原文,先入为主。遂于深奥不能解之处,不自咎其学问之浅,竟归咎于叔和编次之非。遂割章分句,挪前换后,以成一篇畅达文字。如诗家之集李集杜,虽皆李、杜句,究竟非李、杜诗也。余愿学者从仲景原文细心体认,方知诸家之互相诋驳者,终无一当也。

一、宣圣云:信而好古。成无己注《伤寒论》,不敢稍参意见而增删移易,盖好由于信也。后辈不得仲景之旨,遂疑王叔和之误,以致增出三大纲之说,传经为热、直中为寒之论,今古南北贵贱之分,三时正冬之异,种种谬妄,皆由不信故也。惟张隐庵、张令韶二家,俱从原文注解,虽间有矫枉过正处,而阐发五运六气、阴阳交会之理,恰与仲景自序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《阴阳大论》之旨吻合,余最佩服。今照二家分其章节,原文中衬以小注,俱以二家之说为主。而间有未甚惬意者,另于方中行、喻嘉言各家中,严其采择以补之。盖以各家于仲景原文前者后之、后者前之,字句、药品任意增减改易,既非全璧,而分条注释,精思颖悟,不无碎金,总期于经旨明畅而后已。

一、仲景《伤寒论》,即《内经》所言三阴三阳各因其脏脉之理,二张会全部《内经》以为注解。余百读之后,神明与浹,几不知我即古人,古人即我。故每节总注,或注其名,或止注述字,不拘拘以形迹论也。至于各家有一得之处,必注其姓名,盖以作家苦心不容没也。

一、是书虽论伤寒,而百病皆在其中。内而脏腑,外而形身,以及气血之生始,经俞之会通,神机之出入,阴阳之变易,六气之循环,五运之生制,上下之交合,水火之相济,寒热虚实,温清补泻,无不悉备。且疾病千端,治法万变,统于六经之中,即吾道一以贯之之义。若读《灵》《素》《难经》,不于此求其实用,恐坠入张景岳一流,以阴阳二字,说到《周易》,说到音律,并及仙释,毫无下手工夫。止以人参、地黄,自数钱以及数两,为真阴、真阳之生药,贻害无所底止。急读此书,便知悔悟。

一、此书原文中衬以小注,只求经旨明畅,绝不敢骛及高远,致学者有涉海问津之叹。唯是汉文语短味长,往往于一二虚字中寓其实理,且于无字中运其全神。余衬以小注,采各家之精华,约之一言一字,读者最宜于此处著眼。

一、余前刻数种,采集固多,而独出己见者,亦复不少。惟此刻以二张为主,又博采各家独得之言,融会大旨,而为小注,去取则有之,杜撰则无也。

一、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匱》方出自上古,及伊尹汤液,明造化之机,探阴阳之本,所有分两、煮法、服法等,差之一黍,即大相径庭。余另有《长沙方歌括》六卷附后。

一、《伤寒论》晋太医令王叔和撰次,宋臣林亿等校正,金聊摄成无己注解,此为原本。如辨脉、平脉、序例,前贤谓其出于叔和之手。余细绎文义,与六经篇不同。至于诸可与不可篇,余即以叔和之说定之。叔和云:夫以疾病至急,仓卒寻按,要者难得,故重集可与不可方治列之篇后,其为叔和所作无疑。兹余于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,去之所以存其真也。

读 法

按:仲景《伤寒论》六经与《内经·热病论》六经,宜分别读。王叔和引《热病论》文为序例,冠于《伤寒论》之首,而论中之旨反因以晦。甚矣!著作之难也。

按:六气之本标中气不明,不可以读《伤寒论》。《内经》云:少阳之上,火气治之,中见厥阴;阳明之上,燥气治之,中见太阴;太阳之上,寒气治之,中见少阴;厥阴之上,风气治之,中见少阳;少阴之上,热气治之,中见太阳;太阴之上,湿气治之,中见阳明。所谓本也,本之下中之见也,见之下气之标也。本标不同,气应异象。《内

经》此旨深邃难测,即王太仆所注,亦不过随文敷衍,未见透彻。惟张景岳本张子和之说而发挥之,洵可谓千虑之一得也。另图于后。

按:《至真要大论》曰:少阳、太阴从本,少阴、太阳从本从标,阳明、厥阴不从标本,从乎中也。何则?少阳、太阴从本者,以少阳本火而标阳,太阴本湿而标阴,标本同气,故当从本。然少阳、太阴亦有中气,而不言从中者,以少阳之中,厥阴木也,木火同气,木从火化矣,故不从中也。太阴之中,阳明金也,土金相生,燥从湿化矣,故不从中也。少阴、太阳从本从标者,以少阴本热而标阴,太阳本寒而标阳,标本异气,故或从本或从标,而治之有先后也。然少阴、太阳亦有中气,以少阴之中太阳水也,太阳之中少阴火也。同于本则异于标,同于标则异于本,故皆不从中气也。至若阳明、厥阴不从标本,从乎中者,以阳明之中,太阴湿土也,亦以燥从湿化矣。厥阴之中,少阳火也,亦以木从火化矣。故阳明、厥阴不从标本,而从中气也。要之五行之气,以木遇火则从火化,以金遇土则从湿化,总不离于水流湿火就燥、同气相求之义耳。然六气从化,未必皆为有余。知有余之为病,亦当知其不及之难化也。夫六经之气,时有盛衰,气有余则化生太过,气不及则化生不前。从其化者化之常,得其常则化生不息;逆其化者化之变,值其变则强弱为灾。如木从火化也,火盛则木从其化,此化之太过也;阳衰则木失其化,此化之不前也。燥从湿化也,湿盛则燥从其化,此化之太过也;土衰则金失其化,亦化之不前也。五行之气正对俱然,此标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。化而过者宜抑,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?此说本之张景岳,诚觉颖悟,但彼时未得明师友以导之,致终身受高明之过,可惜也夫!

按:程郊倩云:经犹言界也,经界既正,则彼此辄可分疆;经犹言常也,经常既定,则徙更辄可穷变。六经署而表里分,阴阳划矣。凡虚实寒温之来虽不一其病,务使经署分明,则统辖在我,不难从经气浅而浅之,深而深之,亦不难从经气浅而深之,深而浅之可也。

按:六经之为病,仲景各有提纲。太阳以脉浮、头痛、项强、恶

寒八字提纲;阳明以胃家实三字提纲;少阳以口苦、咽干、目眩六字提纲;太阴以腹满而吐,食不下,自利益甚,时腹自痛,若下之必胸下结鞭二十三字提纲;少阴以脉微细,但欲寐六字提纲;厥阴以消渴,气上撞心,心中疼热,饥而不欲食,食则吐蛔,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纲。以提纲为主,参以论中兼见之证,斯无遁情矣。鞭,音硬,坚也。蛔,食虫也。

按:程郊倩云:仲景六经条中,不但从脉证上认病,要人兼审及病情。故太阳曰恶寒,阳明曰恶热,少阳曰喜呕,太阴曰食不下,少阴曰但欲寐,厥阴曰不欲食,凡此皆病情也。

按:柯韵伯云:太阳为先天之巨阳,其热发于营卫,故一身手足壮热;阳明乃太少两阳相合之阳,其热发于肌肉,故蒸蒸发热;少阳为半表半里之阳,其热发于腠理,时开时合,故往来寒热。此三阳发热之差别也。太阴为至阴,无热可发,因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,故得主四肢,而发热于手足,所以太阴伤寒手足自温,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耳;少阴为封蛰之本,若少阴不藏,则坎阳无蔽,故有始受风寒而脉沉发热者,或始无表热,八九日来热入膀胱,致一身手足尽热者;厥阴当两阴交尽,一阳初生,其伤寒也,有从阴而先厥后热者,从阳而先热后厥者,或阳进而热多厥少,或阳退而热少厥多,或阴阳和而厥与热相应者,是三阴发热之差别也。

按:高士宗云:热,阳气也;寒,阴气也。恶寒者,周身毛窍不得阳气之卫外,故皮毛嗇嗇然洒淅也。人周身八万四千毛窍。太阳卫外之气也,若病太阳之气,则通体恶寒。从头项而至背脊,太阳循行之经也。若病太阳之经,则其背恶寒,恶寒之外,又有身寒。身寒者,著衣重复而身常寒,乃三焦火热之气不能温肌肉也。《本论》云:形冷恶寒者,此三焦伤也,即身寒之谓。

按:《灵枢·本脏篇》云:三焦膀胱者,腠理毫毛其应。是太阳又主通体之毫毛,而为肤表之第一层,故必首伤太阳也。然亦有不从太阳,而竟至于阳明、少阳,以及于三阴者。张令韶注云:此又值三阴三

阳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。《灵枢·病形篇》云：中于面，则下阳明；中于项，则下太阳；中于颊，则下少阳。其中于膺背两胁，亦中其经。又曰：中于阴者，常从跗臂始。此皆不必拘于首伤太阳者也。柯韵伯云：本论太阳受邪，有中项、中背之别，中项则头项强痛，中背则背强几几也；阳明有中面、中膺之别，中面则目痛鼻干，中膺则胸中痞鞭也；少阳有中颊、中胁之别，中颊则口苦咽干，中胁则胁下痞硬也。此岐伯中阳溜经之义。其云邪中于阴从跗臂始，奈何？谓自经及脏，脏气实而不能容，则邪还于腑，故本论三阴皆有自利证，是寒邪还腑也；三阳皆有可下证，是热邪还腑也。此岐伯中阴溜腑之义。

按：张令韶云：传经之法，一日太阳，二日阳明，三日少阳，四日太阴，五日少阴，六日厥阴。六气以次相传，周而复始，一定不移，此气传而非病传也。本太阳病不解，或入于阳，或入于阴，不拘时日，无分次第。如传于阳明，则见阳明证；传于少阳，则见少阳证；传于三阴，则见三阴证。论所谓阳明、少阳证不见者，为不传也。伤寒三日，三阳为尽，三阴当受邪，其人反能食而不呕者，此为三阴不受邪也。此病邪之传也。须知正气之相传，自有定期。病邪之相传，随其证而治之，而不必拘于日数，此传经之大关目也。不然，岂有一日太阳则见头痛、发热等证，至六日厥阴不已，七日来复于太阳，复又见头痛、发热之证乎？此必无之理也。且三阴三阳，上奉天之六气，下应地之五行，中合人之脏腑，合而为一，分而为三，所该者广。今人言太阳止曰膀胱，言阳明止曰胃，言少阳止曰胆，三阴亦然，是以有传足不传手之说。不知脏腑有形者也，三阴三阳无形者也，无形可以该有形，而有形不可以概无形。故一言三阳，而手足三阳俱在其中；一言三阴，而手足三阴俱在其中。所以六经首节止提太阳之为病，而不言足太阳、足少阴之为病，其义可思矣。况论中厥阴心包、少阳三焦、太阴肺之证颇多，又阳明燥结，有不涉于大肠者乎？传足不传手之说非也。

按：《内经》云：太阳为开，阳明为阖，少阳为枢；太阴为开，厥阴

为阖,少阴为枢。此数语为审证施治之大关键。至于病发何经,或始终只在一经,或转属他经,或与他经合病、并病,各经自有各经之的证可验,原不可以日数拘。而一日太阳至六日厥阴之数,周而复始,谓之经气,其日数一定不移。医者先审出确系那一经之病证,再按各经值日之主气定其微甚,卜其生死,乘其所值之经气而救治之,此论中之大旨也。其一二日、八九日、十余日等字,皆是眼目,不可只作间字读也。

按:或问张令韶曰:伤寒六气相传,正传而非邪传固已,不知无病之人正亦相传否?不然,正自正传,邪自邪传,两不相涉,正传可以不论,何以伤寒必计日数也?答曰:无病之人,由阴而阳,由一而三,始于厥阴,终于太阳,周而复始,运行不息,莫知其然。无病之人,经气之传,无所凭验。病则由阳而阴,由三而一,始于太阳,终于厥阴。自得病之日,即从太阳逆传,一日一经。一逆则病,再逆则甚,三逆而死矣。所以伤寒传经,不过三传而止,安能久逆也?其有过十八日不愈者,虽病而经不传也,不传则势缓矣。



脏腑经络之标本,脏腑为本,居里;十二经为标,居表;表里相络者为中气,居中。所谓络者,乃表里互相维络,如足太阳膀胱经络于肾,足少阴肾经亦络于膀胱也。余仿此。

脏腑应天本标中气



六经之气，以风、寒、热、湿、火、燥为本，三阴三阳为标，本标之中见者为中气。中气如少阳、厥阴为表里，阳明、太阴为表里，太阳、少阴为表里。表里相通，则彼此互为中气。义出《六微旨大论》。

上、中、下本标中气

按：宋元以后医书，皆谓邪从三阳传入，俱是热证，惟有下之一法。论中四逆、白通、理中等方，俱为直中立法。何以谓之直中？谓不从三阳传入，径入三阴之脏，惟有温之一法。凡传经俱为热证，寒邪有直中而无传经，数百年来相沿之说也。余向亦深信其然，及临证之久，则以为不然。直中二字，《伤寒论》虽无明文，而直中之病则有之。有初病即见三阴寒证者，宜大温之；有初病即是三阴热证者，宜大凉之、大下之。是寒热俱有直中，世谓直中皆为寒证者，非也；有谓递次传入三阴尽无寒证者，亦非也。盖寒热二气，盛则从化，余揆其故则有二：一从病体而分，一从误药而变。何则？人之形有厚薄，气有盛衰，脏有寒热，所受之邪，每从其人之脏气而为热化、寒化。今试譬之于酒，酒取诸水泉，寒物也；酒酿以曲震，又热物也。阳脏之人过饮之，不觉其寒，第觉其热，热性迅发则吐血、面疮诸热证作矣；阴脏之人过饮之，不觉其热，但觉其寒，寒性

凝滞则停饮、腹胀、泄泻诸寒邪作矣。知此愈知寒热之化,由病人之体而分也。何谓误药而变?凡汗下失宜,过之则伤正而虚其阳,不及则热炽而伤其阴。虚其阳,则从少阴阴化之证多,以太阳、少阴相表里也;伤其阴,则从阳明阳化之证多,以太阳、阳明递相传也。所谓寒化、热化,由误治而变者此也。至云寒邪不相传,更为不经之说。仲景云:下利、腹胀满、身体疼痛者,先温其里,乃攻其表。温里宜四逆汤,攻表宜桂枝汤,此三阳邪传入三阴,邪从阴化之寒证也。如少阴证下利,白通汤主之,此太阴寒邪传入少阴之寒证也;如下利清谷,表寒外热,汗出而厥者,通脉四逆汤主之,此少阴寒邪传入厥阴之寒证也。谁谓阴不相传,无阳从阴化之理乎?末段采吴氏说,与本注略有异同,然大体却不相悖。

按:论中言脉,每以寸口与趺阳、少阴并举。又自序云:按寸不及尺,握手不及足,人迎、趺阳三部不参等语,是遍求法,所谓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是也。然论中言脉不与趺阳、少阴并举者,尤多是独取寸口法,所谓撰用《八十一难》是也。然仲景一部书,全是活泼泼天机,凡寸口与趺阳、少阴对举者,其寸口是统寸、关、尺而言也;与关、尺并举者,是单指关前之寸口而言也。然心营肺卫应于两寸,即以论中所言之寸口,俱单指关前之寸口而言,未始不可也。曰足太溪穴属肾,足趺阳穴属胃,仲景用少阴、趺阳字眼,犹云肾气、胃气。少阴诊之于尺部,趺阳诊之于关部,不拘拘于穴道上取诊,亦未始不可也。然而仲景不言关、尺,止言少阴、趺阳,何也?盖两寸主乎上焦,营卫之所司,不能偏轻偏重,故可以概言寸口也。两关主乎中焦,而脾胃之所司,左统于右,若剔出右关二字,执著又不该括,不如止言趺阳之为得也。两尺主乎下焦,而肾之所司,右统于左,若剔出左尺二字,执著又不该括,不如止言少阴之为得也。至于人迎穴在结喉,为足阳明之动脉,诊于右关,更不待言矣。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,醒出论中大眼目,学者遵古而不泥于古,然后可以读活泼泼之《伤寒论》。

按：前人谓《伤寒论》三百九十七法、一百一十三方，柯氏非之，余向亦服柯氏之灼见。然二十年来，诵读之余，偶得悟机，必注其旁。甲寅乙卯，又总录之，分为二种：一曰《伤寒论读》，一曰《长沙心法》，尚未付梓。己巳岁保阳供职之余，又著《伤寒论浅注》一十二卷，删去《伤寒序例》《平脉》《辨脉》及《可与不可与》等篇，断为叔和所增，即《痉湿喝篇》，亦是叔和从《金匱》移入。何以知之？即于前人所谓三百九十七法、一百一十三方二句知之也。其一百一十三方之数，宋元旧本与近本俱同，无庸赘论。而喻嘉言于各节后旁注，计共几法，未免强不知以为知。张宪公、王晋三以各方后咬咀为末，先后煮，啜粥不啜粥，饮暖水，日几服夜几服等为法，亦不过于人人俱略中点个眼目，非于全论中明其体用。且三百九十七之数亦不相合，余不敢阿其所好。新安程郊倩一翻前说，谓论中各自名篇，而不言法，其辨脉、平脉系之以法，而不名篇，法止有二，多则不成法矣。而不知王叔和以脉法自许，著有《脉经》行世，其《辨脉》《平脉》原为叔和所增。程郊倩《后条辨》一部，有心与叔和为难，而竟崇奉此二篇为不易之法。是贬驳叔和者，反为叔和之功臣。叔和有知，当亦哑然笑矣。余考仲师原论始于太阳篇，至《阴阳易差后劳复》篇止，共计三百九十七节。二张于阳明篇病人无表里一节，误分为两节，今改正之。何以不言节而言法？盖节中字字是法，言法即可以该节也。至于痉湿喝证，虽当与本论另看，而义实相通。叔和引《金匱》原文以附之，不敢采入论中一方，微示区别之意也。其序例、辨脉、平脉诸篇，开手处先挈立论之大端，其可与不可诸篇总结处，重申立论之法戒。编次之体裁如是，王安道谓其附人已意不明，书其名而病之。岂知其附入处，用笔敷衍，不敢临摹一式，大有深意。天下后世，若能体会于文字之外者，许读此书。否则，宁使千千万万门外汉讽我谤我，藉权力而陷我穷途之哭，总不使未入我白眼中者，向人说曾读我书。曾读我所读之书则幸甚，叔和谅亦稽、阮一辈人欤！

伤寒论浅注 卷一

辨太阳病脉证篇

太阳主人身最外一层,有经之为病,有气之为病,主于外则脉应之而浮,何以谓经?《内经》云:太阳之脉连风府,上头项,挟脊,抵腰,至足,循身之背,故其为病头项强痛。何以谓气?《内经》云:太阳之上,寒气主之。其病有因风而始恶寒者,有不因风而自恶寒者,虽有微甚,而总不离乎恶寒。盖人周身八万四千毛窍,太阳卫外之气也。若病太阳之气,则通体恶寒;若病太阳之经,则背恶寒。

此言太阳之为病,总提大纲。

太阳脉浮,头项强痛之病,若得病而即见发热,风为阳邪,其性迅速也。且见汗出,风干肌腠而外不固也。恶寒之微,见风始恶而为恶风,风性散漫,于浮脉之中,而觉其怠缓者,此病名为中风。其名为中奈何?盖以风者善行而数变,由毫毛直入肌腠,如矢石之中人也。

此论风中太阳之肌腠。受业薛步云按:风,阳邪也。太阳之标为阳,两阳相从之为病,重在发热二字。

太阳脉浮,头项强痛之病,中风外又有阴邪之证。其邪浅,其人阳气盛者,即时或已发热,其邪深,其人阳气弱者,其时或未发热,然已发未发,虽曰不同,而于其先见之时,可以断其必然者,一在恶寒,以伤寒必恶寒,无风时亦觉其寒,非若恶风者,有风时始觉其寒也;一在体痛,以寒邪外束,伤太阳通体之气也;一在呕逆,以寒邪内侵,里气不纳也。其为脉阴尺阳寸俱紧者,以太阳本寒,而加以外寒,两寒之气凝聚于中故也。此非太阳中风,而名之曰伤寒。其名为伤奈何?以肤表第一层而受损伤也。

此论寒伤太阳之肤表。受业薛步云按:寒,阴邪也。太阳之本为阴,两阴相合之为病,重在恶寒二字。

人之言伤寒者,动曰传经,其所以然之理难言也。有正传,有邪传,有阴阳